

故事列车丛书



侦探的故事



主编·郝勇

气象出版社

故事列车丛书 主编·郝勇

侦探的故事

杜来 编

气象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事列车丛书/郝勇主编. —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6. 2

ISBN 7-5029-2110-9

I. 故… II. 郝… III. 故事-儿童文学-世界-丛书

N. I1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786 号

故事列车丛书

主编: 郝勇

侦探的故事

杜来 编

责任编辑: 陈爱丽 终审: 纪乃晋

封面设计: 刘家峰 责任技编: 刘祥玉 责任校对: 王钰

*

气象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46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40 千字

印数: 10001—13050 全套七册定价: 49.00 元

ISBN 7-5029-2110-9/G · 0640

主编的话

故事是以真实或虚构的手法，讲述有趣的事情。它短而精悍，以事明理，具有连贯性，富于吸引力，感染人，易记忆，便流传，是深受人们，特别是少年儿童欢迎的一种文体。

故事，每一个人都喜欢，每一个少年儿童更喜欢。他们爱看、爱听、爱讲……是故事伴随着他们度过美好的少儿时代，养育着他们茁壮成长。

为了“授知识于课堂之外，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满足于青少年渴望知识，丰富业余生活的需要，我们以故事形式，组织编写了这套《故事列车丛书》，意在丰富少年儿童的知识，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再添一块基石。

这套丛书包括：《星座的故事》、《动物的故事》、《传奇的故事》、《侦探的故事》、《奇观的故事》、《神仙的故事》、《幽默的故事》共7本。

大千世界无限广阔，浩大的宇宙，丰富多彩，这套

1574/574

丛书集中汇合了古今中外那些非常有趣、有益、新奇、迷人的故事，容涉面宽，情节各异，文字优美，内容清新，篇篇精采，韵味独特，可读性强。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同志说过：“一部好的少儿读物，归纳起来应具有导思、染情、益智、添趣这四个方面的功能。”本套丛书，不敢说具备了这四个方面的功能，但只要基本具备，或具备其中一两个方面，就应承认其不失为一部好作品。

在气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使这套丛书得以问世，并奉献给广大少年儿童，我相信一定会获得他们的赏识和喜爱。

郝 勇
1995年10月25日

目 录

福尔摩斯之迷(上)	(1)
福尔摩斯之迷(下)	(9)
奇怪的问候	(19)
神探霍桑(上)	(26)
神探霍桑(下)	(33)
狄公不怕鬼	(41)
神秘的长老	(48)
教堂接头	(48)
原来是他	(54)
长老生疑	(56)
紧急应对	(59)
智斗转轴	(65)
暗处盯梢	(73)
摆下谜阵	(78)
07 是谁	(84)
险地脱身	(88)
借刀除奸	(93)
魔窟秘影	(98)
年关夜访	(98)
不速之客	(104)
良心未泯	(111)
节外生枝	(120)
险象环生	(127)

谁鬼调猫	(134)
猫鬼上钩	(140)
野村生疑	(147)
意料之外	(152)
当机立断	(159)
大摆迷阵	(165)
乱中闻险	(174)
后会有期	(184)

福尔摩斯之迷(上)

1894年，伦敦。

这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整个伦敦城就象笼罩在一层灰褐色的幔帐里，给这座古老的世界名城增添了几分神秘。

一辆轿式马车从浓雾中驶来。马车夫坐在那高高的驾驶凳上，双手抻拉着缰绳，嘴里不时喝令着驾辕的那头白马。马铃哗铃铃响着，更衬托出伦敦街头那特有的清静。

“太太，是从这里拐弯吗？”马车夫稍稍扭了扭头在和车上的客人说话。

马车没有停下，只是放慢了速度：“太太，是从这里拐弯吗？太太，太太！”马车夫显然提高了声音。他一连问了几声，车内并没有人回答他的问话。

“吁——”马车夫拉住了缰绳，马车停在了大英博物馆门口不远的地方。车夫跳下马车来到车门前又问道：“太太，这里是大英博物馆，您说的那条街是在这里拐弯吗？”

车内依然没有人回答。

“太太！”车夫很礼貌地敲了两下车门，然后隔着小玻璃窗朝车里看去：“啊？！”车夫惊奇地拉开了车门：“上帝呀，人呢？”

马车夫不停地眨着眼睛，他车前车后走了几步，又环视一下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看到。再往大街远处望去，只有灰蒙蒙的雾和隐隐约约听到的隆隆火车开去的声音。

“我的上帝呀！”车夫在胸前划着十字，他把身子探进车内，好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非要找到那位太太似的：“见鬼了，我真的见鬼了吗？”当他把手伸向座垫上时，意外触到一个不大的手提箱。定睛看去，平放的手提箱上有张小纸片。车夫忙把纸片拿起，自言自语地读道：“替我保存，我会在某一天的晚上到你家里去取。届时我会重金酬谢。”再看最后那一行小字是：你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哦，我不是在做梦吧？”车夫的手有些颤抖，心里也砰砰直跳，他努力寻找着那伦敦城最有名的圣保罗大教堂所在方向，又一次在胸前划起了十字。

车夫不能不紧张，因为大名鼎鼎的神探歇洛克·福尔摩斯已经在半年前就死了！据说是和罪犯在山头上格斗时，不慎一脚踩空，跌入激流中淹死的。整个伦敦城的市民们都很惋惜和悲伤。怎么会是福尔摩斯先生呢？上车时他明明看见是一位气度不凡的太太嘛，而且还和那位太太说了几句什么，怎么一下子人不见了而留下的大名却是福尔摩斯先生呢？再看一遍那纸片上写的话，车夫心里跳得更加厉害了。哦，某一天的晚上到你家里去取，上帝呀！这已经死去半年多的福尔摩斯先生肯定知道我住什么地方了？莫非说福尔摩斯先生死而复活了？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死？啊，明白啦！是那位太太假冒福尔摩斯先生的大名要我替她保存这只小手提箱！不对呀，谁不知福尔摩斯先生已经死去了，假冒一位死者的大名谁又会相信呢？这手提箱里是什么东西呢？那位太太是在什么时候下的车呢？车夫此刻仿佛陷入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疑团之中，任凭他怎么挣扎也爬不出来了。

“马车！”突然有人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在喊他，车夫吓了

一跳，下意识地把手中那纸片塞入怀里，顺手又关上了车门，说：“对不起先生，我车上有人。”说罢，车夫蹬上马车抓起缰绳，双手一抖：“驾！”马车顺着大英博物馆门前那条街走了一段以后拐进了贝克街，不大功夫那马车隐没在大雾中，只有那清脆悦耳的马铃声在街里“哗铃铃，哗铃铃”响个不停，传得很远很远。

这马车夫叫约翰·奥尼尔。五十多岁的年纪，胖胖的身子，个头不算太高，看上去挺结实的。最有特色的是他那杂草一般的络腮胡子，还有那头上的一顶不知已经戴了几年的礼帽。

奥尼尔的马车拐进了紧靠大英博物馆的贝克街。

说到贝克街，伦敦城里的人们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因为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生前就和他的助手华生先生住在贝克街 221 号。如今虽然福尔摩斯先生已经死了，但人们总不相信这消息会是真的。因此，贝克街 221 号门前几乎每天都有人在这里停留一阵，或默默朝门里看着什么，或低声相互议论着什么。好象那位大名鼎鼎的侦探会从他的住所里再走出来，和往常一样与人们打着招呼，笑着跳上马车去办他的案子。

是的，贝克街不少人都见过福尔摩斯先生，而且他们当中有的人和这位大侦探还有过接触。闭上眼睛便能出现他的影子。歇洛克·福尔摩斯六英尺多高的个头，身体异常削瘦，目光却相当锐利，不论什么东西他目光所到之处都能穿透。他细长的鹰钩鼻子，下颚方方正正而略显突出。一身可体的黑色燕尾式礼服和一顶高长的礼帽，一双白手套，一根讲究的手杖，还有那总不离手的大烟斗，这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说实在的，福尔摩斯先生是一位很好相处的人。他为人沉静，生活习惯

惯很有规律。所不同的是，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化验室里面了。化验室就在他的住所内，这是一间高大的屋子，四面杂乱地摆放着许多数也数不过来的瓶子。几张又矮又大的桌子纵横排列在那里，上边放着蒸馏器、试管和一些闪动着蓝色火焰的本生灯。堆满各种案例和书籍的工作桌上，还有一个卷尺和一个很大的圆形放大镜。当然，福尔摩斯床头枕边少不了《解剖学》、《心理学》、《病理学》、《逻辑学》这些经常翻阅的书。对，福尔摩斯破了许多在一般人看来无法下手的大小案件。例如：《博斯科姆伯溪谷的秘密》、《劳瑞斯顿花园的惨案》、《樱沼别墅的惨案》等等，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这大批探案，涉及到英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引起公众的心理共鸣。就连他的敌手也不得不承认，福尔摩斯简直太厉害了！叹服他高超的侦探才能，说福尔摩斯对案例的分析，如同一名下棋的高手，深谋远虑地挪动着每一个棋子。不少人在歇洛克·福尔摩斯不幸死去之后，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在寻找这位大侦探的有关秘密，争先恐后抢先得到他的破案秘诀，怀着各种目的要解开所谓大侦探福尔摩斯之谜。

马车夫约翰·奥尼尔没有心思拉客人了。他只有一个想法，马上回家去，首先把那只手提箱藏起来，他要等福尔摩斯先生到他家里来取走它。这件事，奥尼尔也打定主意不对任何人说。这他能办到，因为奥尼尔就孤身一人，家里除了那条名叫卡瑞的看门狗之外，再没有能与之对话的活物了。卡瑞是条十分机灵而又忠实于主人的好狗，它虽然右前腿有点瘸，但不十分厉害。这卡瑞是奥尼尔在一个风雨之夜从伦敦塔桥拣来的，当时卡瑞已经奄奄一息，秋雨中它满身泥泞，一滩血水从它的身下和着雨水流淌。善良的约翰·奥尼尔发现了它，冒着

风雨把它抱上马车。在奥尼尔精心护理之下，卡瑞活过来了。说来也够怪的，才三个月的时间，它和奥尼尔成了好朋友。最让奥尼尔感动的是：有一次，奥尼尔酒醉失态，碰倒了烛灯，眼看一场大火就要烧起，卡瑞跳进水塘，然后扑向火舌，往返多次硬是奇迹般救了奥尼尔。卡瑞的狂叫惊动了奥尼尔的邻居，众人争相灭火，保住了奥尼尔的屋子。事后，奥尼尔抱着卡瑞又是亲吻又是哭泣，那情景十分令人感动，卡瑞因此被众人称为义犬。

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伦敦，是英国历代王朝建都之地。它在不列颠岛的东南端，波光闪烁的泰晤士河如同一条彩带，弯弯曲曲地穿越市区，27座建筑风格不同的桥梁，把泰晤士河两岸连成一片。从11世纪开始，伦敦已经成为英格兰的政治和商业的中心。市内有许多著名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名胜，例如伦敦塔、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格林威治天文台、大英博物馆、海德公园等等。这伦敦在行政上分为33个区，伦敦城加上内外伦敦，合称叫大伦敦市。大伦敦市可分为伦敦城、西伦敦、东伦敦、南区、港口。当然，最繁华的地区要数伦敦城和西伦敦了。如果说西伦敦是“富人区”，那么，东伦敦和南区等几个外区都可以称为“穷人区”了。

车夫奥尼尔的家就住在东伦敦靠近一个破旧废仓库的小街里。这条小街很僻静，尤其到了夜晚，那老掉牙的立柱式玻璃街灯闪着微弱的光亮。照在卵石铺成的路面上，远远望去如同一条巨大的黑鱼卧在那里，昏暗的卵石轮廓就象一片片鱼鳞。比较亮一点的地方就数小街拐角处那家不大的酒馆了。每天晚上，这里成了贫民窟醉汉的天地。他们喝着酒，高声谈论着各种话题。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有关福尔摩斯的种种传闻。

别小瞧了这片贫民窟，这里的人们都知道大侦探福尔摩斯光顾过这里的大小胡同，在这小酒馆里有人见过福尔摩斯的身影，由此还传说出不少福尔摩斯破案的故事。

约翰·奥尼尔是这里的常客，他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到这里来，特别是有了义犬卡瑞之后，他可以一点不必顾虑家中的一切了。街里的酒友们都爱和他聊天，因为只有马车夫知道的新闻最多。特别是西伦敦“富人区”那里的希奇古怪的事，连小孩子们都爱听。

两个星期过去了。

奥尼尔一直在等那位取箱子的人。虽然他每天晚上照例去酒馆，但比往常回来的早多了，有人问起原因，他总会编出一些让人相信的事由搪塞过去。奥尼尔有两次想把那箱子拿出来打开看一看里边究竟放着什么东西。奇怪的是两次都被义犬卡瑞用突然的狂叫声阻止了。当奥尼尔把箱子重又藏起来之后，卡瑞便摇着尾巴在他的裤腿处来回磨蹭着脑袋，甚至双爪会做拥抱状和奥尼尔亲吻。

“我的仁慈的上帝啊！”奥尼尔似乎感觉到了一种难言的困惑和不安，他真希望这箱子马上就会被福尔摩斯取走，那怕是那大侦探的幽灵来了也好。

感谢上帝！奥尼尔终于等来了一点点有关这只小手提箱的消息。不过，这不是件好消息，也不是那张纸卡上所写的，说是到他家里来取。

这消息是伦敦有名的《每日电讯报》上披露的。报上说，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住所，前不久曾发生几伙不明身份的蒙面人为盗窃一只小手提箱而互相厮杀格斗的事情。据说那只箱子里有福尔摩斯探案秘诀的全部资料，有福尔摩斯化验成

果记录，这在医学领域里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和使用价值。此外，还有至少七个到九个伦敦市未破的凶杀案，主要线索。线索中牵涉到伦敦城墙下一个千古之谜的洞穴，它直接威胁着几个世界上最大金融保险柜的安全！更为严重的是，在这几个线索中有一张已经基本成型的钥匙码图。这是打开耸立在泰晤士河边议会大厦西面那座 1050 年兴建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地下秘室的钥匙仿型码图。它是福尔摩斯生前天才的研究仿绘的结果。总而言之，福尔摩斯先生的所有的财富都在那只小手提箱内。现在，它被人窃去，不知下落。据福尔摩斯的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最默契的探案助手华生先生说，他是在一家医院养病时获悉这一令他震惊的消息的。医生们竭尽全力把华生先生抢救过来之后，华生先生便语言不清。人们担心他会成为一个植物人，因为一天比一天恶化的身体已经使华生先生卧床不起了！《每日电讯报》还说，谁能找到这只箱子，谁将得到所提条件的全部。即使是个罪大恶极的凶杀犯，也会免于极刑惩罚，而且还可以得到一笔十分可观的赏金。

这消息使奥尼尔害怕了！

小酒馆里简直成了这则消息的分析、议论和传闻的中心。有的甚至开始行动，要结伙奔走伦敦城各地，寻找那只箱子。

约翰·奥尼尔陷入极度烦恼之中。他无心再驾车去富人区拉客，夜夜盼着有人会来敲他的屋门。然而，又过了十一天，仍然没有人光顾他的陋室。烛灯下，奥尼尔盯着藏手提箱的地方发呆。义犬卡瑞好象已经睡了，它在奥尼尔脚下卧着，任凭奥尼尔怎么用脚尖去踢它，它也不理会。

奥尼尔眼睛忽然一亮，他也不知怎么就站了起来，朝桌边一伸手，端起了烛灯，然后来到藏箱子的那堆放杂物的角落。

蹲下身子，一手举着烛灯，一手翻开杂物，他刚刚伸手握住那提箱提柄时，就觉得有阵风似的朝他吹来，紧接着灯灭了，他来不及回头看什么，身子已被什么物体压在了下面。

福尔摩斯之谜(下)

约翰·奥尼尔被义犬卡瑞压在了下面。和前两次一样，卡瑞只是阻止他动那只神秘的手提箱，那呲着大牙的嘴并没有真的撕咬它的主人奥尼尔，只是狂叫了几声之后，又像安慰主人似的，在奥尼尔脚下蹭来蹭去，毛绒绒的尾巴不停地摇动着。

屋里漆黑漆黑的。奥尼尔没有马上从地上爬起来，也没划火柴去点燃那被卡瑞扑灭了的烛灯。他伸手抚摸着卡瑞的头，然后就地翻了下身，倚靠在屋角那个破柜子门上发呆。

在一般人看来，能得到福尔摩斯的手提箱那是上帝赐给他的转运机会。只要把这东西交到《每日电讯报》就可以成为伦敦城的大富翁之一了。对住在穷人区的约翰·奥尼尔来说，意味着一步上天堂。立刻就可以搬到西伦敦去居住，再也不用赶着那辆租来的马车在伦敦城内四处奔波了。不，他根本就没有想离开他已经住惯了的穷街陋巷。他心里明白这意外之财并不属于他奥尼尔，上帝不是这样安排的，上帝是让他继续等待那箱子的主人。

夜已经很深了。

约翰·奥尼尔点燃一支香烟默默地吸着，红烟头忽明忽暗，如同夜幕中闪动着一个血红血红的鬼火。他丝毫没有睡意，不知怎的，他觉得那位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就站在他的面前，好象对他说：“哦，我亲爱的奥尼尔先生，你不用害怕，我会

把一切发生的事都告诉您。请原谅，我打扰了您的安宁，因为只有您才会帮助我的……”奥尼尔长长的叹了口气，轻轻闭上了眼睛，把头向后略微扬了扬，就像雾海夜航的水手寻找航标灯一样，他努力在脑海中寻找着早就不再提起的那一件又一件有关和福尔摩斯先生接触过的往事。

记不得那是哪一年了，印象中是十一月间正是伦敦多雾的季节。约翰·奥尼尔和往常一样在街头拐角处那家小酒馆消磨时间。那天酒馆里人不多，连他在内只有四个人。他们坐在吊灯下的一张桌子旁，喝酒聊天。快到酒馆关门的时候，又进来两位陌生的客人，从外表上观察，这二位不像东伦敦居住的人。经常在西伦敦赶车拉客的奥尼一眼就看出这二位先生肯定是律师、医生或者报界的记者之类的不大不小的人物。

“你们好？”那个子稍低一些的陌生人稍摘了礼帽，向奥尼尔那张桌子的人打了个招呼。

“呵，先生，您好！”奥尼尔他们也都欠了欠身子很客气地回应着。

两位陌生人在奥尼尔他们那张酒桌对面一张较小的桌子旁坐了下来。

小酒馆很少来这样的客人，老板亲自张罗着，很快把酒菜摆在了桌上。

那位瘦削，身材高一些的陌生人一边环视着酒馆的陈设，一边点燃着他的烟斗。然后俩人端起了酒杯，呷了口酒，低声谈论着，只有他俩才听得见的话题。

奥尼尔他们不像平日那样高谈阔论地喝酒聊天了，他们也压低了声音，谈着他们感兴趣的市井新闻。

忽然，有人在酒馆外敲玻璃。酒馆内的人都不约而同的朝